

遺失精華的美國大學教育

專題報導

職業訓練並不是他們大學教育所追求的目標。他們是希望與有思想有遠見的教授們朝夕相處，能塑造出一生做人做事自有的品格及才幹。

美國社會對現代大學諸多期望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是希望學校能把學生教育好。

有關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美國高等教育之問題，當年康乃爾大學校長佛郎羅德先生以及他的一群教授，曾經對工商界及政府許多領導人作過調查。他們一致對美國許多大學努力所獲得的成就表示極大讚賞，但也對當前的美國大學教育給予不少批評，其中批評最強烈的二項是：

第一、無法抑制辦學成本及學費高漲

第二、四年大學部教育之主要使命早已被忽視

對於高等教育之名譽損傷，再沒有比被社會人士日漸注意到，專心教學風氣已在大學校園裡衰退，來的更具殺傷力。要恢復昔日令人稱頌的正確教育，就是要對學生的鼓舞、啟發及有感化力等三方面教學加以培養成長。即使當今是學術研究佔盡風頭的時代，讓教授們最感滿足及成就的，乃是自認到因自己的教導，學生們的生命已有良好的轉變。

大學不只是知識傳授的加油站

在一九九〇年代，年輕人進入大學最渴望學習的是如何增進心智，而不是如何賺錢的知識。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每年一度向全國大學一年級新生所作的調查中顯示，他

們對將來畢業後，一連串認為最基本或重要的目標，依次是：養家，在自己的專業上出人頭地，能發展出一套人生哲學，去幫助貧困的人等等。

一群能夠擠進較好大學的大學生，他們設定這些目標要比別人更高，同時以多方面學習各種知識作為他們上大學受高等教育之宗旨，並非只是追求賺取財富的知識。

這群有能力又賦有高度理想的年輕人，一旦進入大學開始與教授們共聚一堂，他們能確定他們想要的是什麼。同時與一般社會人士流行看法所不同的是：他們不相信他們已衝進一所只為知識傳授的加油站。職業訓練並不只是他們大學教育所追求的目標。他們是希望與有思想有遠見的教授們朝夕相處，能塑造出一生做人做事自有的品格及才幹。

很明顯的，多數教授並不熱中於培育人才，而且也不願意充實自己來挑起這項責任。說實在的，其中很多教授情況之工作範圍都感到質疑。社會大眾及剛進入大學的新生物一致相信，教授最重要的任務是教書；但不應該止於授課，也應負起賢師顧問及生活輔導的工作。但相反地，很多教授自認他們在學術上之研究工作，已足夠耗盡他們很多，甚或絕大部分的時間與智能精力，除了講課外，再也無能為力替學生提供任何其他方面的幫忙。

價值觀之形成

無法快速購買取得

美國高等教育對於大學是否需要教授價值觀，一直顯得困惑並難以決定。最近由保守政治右派團體公開聲明，譴責

學術界拒絕對社會基本價值觀採取鮮明之立場。這種指過於實際也暴露不少我們對現代大學環境之憂慮。比如太過於多元化，無法把重要的西方文明精華史列為必修課；也太軟弱及悲觀，對毒品及男女性方面之制訂；也容易屈服于少數族群，如婦女及同性戀者之訴求，對他們的社團給予認同或獎勵。

這種爭辯是不太可能在短期內結束，實際上也有不願它很快結束的理由存在，因為它對高等教育之目的及教授職責問題引發了激烈互相間歧見紛爭。同時社會上也已注意到此事態的發展及其嚴重性。三十年來日益升高的爭論，全國多數有名的大學及學院校園中，少數族群學生的比例，從小小的百分比上升到，目前白人學生只有大約一半的劇烈變化，不能不引人注目。

在這種環境之下，就促成價值觀的相互衝突。因為每個族群各自把自己不同的價值觀帶進校園，所以歧見一觸即發並時常出現。也製造出許多可作為教育機會的爭執場面及衝突事件。在這種相互掙扎以及孰是孰非的校園團體，我們要試問，到底教授們的職責何在？

這是個麻煩的問題，又是混淆的源頭。我們到底是教導學生特定的價值觀？還是介紹各種價值觀由學生們各自選擇？如果我們提供一個課程，把各族群學生引進到某一種特殊之立場與觀點，那將是壞的教育政策，也是不好的教學方法。數種謀求解決之道，在過去的年代已有發展，也有社會學上的試驗紀錄。兩種資料我們都可以取得，這些未成熟之基本資料可以供給學術上作深入研究之用。分析四位哲學家LOCKE、HOBBE、MILL及ROUSSEAU之哲學思想（闡述男女關係及男女對社會之義務），同時也比較各族群社會對自由與義務之承諾，這是穩固形成個人價值觀的方法。

價值觀之形成無法快速購買取得，因為它不是漢堡肉餅麥

當勞的簡易速食思想。它的形成，反要經過辛勞努力的分析，也要經過像美食般的慢火烹飪才能完成。

讓學生們自行解決族群問題，幾乎需要信念的學生們從求專家的慾望。教學自然得與想法有獨情。上學生們的觀點是脫離了範圍。教學的目標是對某種信念的幫助，是使學生們之間承諾，甚至於分析與理論之發展，二者之間保持距離是有其絕對必要。

在思想與觀念的主張上應有所約束

另一爭論就是在思想與觀念的主張上應有所約束，因為這涉及到公平性問題。這意思是指：老師在師生之間持中期盼，有很大權力，很容易說服及把個人觀點加諸于一群在易受批評及攻擊之地。具有領袖氣概又處世不慎的教授與一群崇拜又不會批評他的跟從學生，這景象滿不尋常，但也是製造校園問題的標誌。在一九六〇年代晚期尤其普遍，也出現過許多的麻煩。

在課堂上，偏見的負面是學術關係上由來已久之不平等力量。教授不但是長者，而且具有權威，師生之間如遇有觀念或意見對立爭執時，其權威之施展也許不會在打分數上所顯著，但其權威是比較暗藏不露，又頗能遍佈校園，道德傷害，沒有比學生們無奈默認，教授可以憑個人對學生的觀感及印象評打分數來得為害最大。

沒有任何大學能夠或應該對教授們之意見，甚或偏見如何方法在教學上表達，擬出一套原則出來。用正當學習方法。個別與合理的方法在原則來介紹意識型態之差異，往往得到最佳之一定要符合作用：個人與課授決定把個人觀點灌輸給學生以前，一定是要符合自己的觀點有關授：第一是要通過一種相互關係之測驗，自己的觀點有關課程上的主題相互對比辯論。第二是應介紹所有有關見。

教授對於學生的心情感受應有一份敬業精神

教學上另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有關教授在課餘或課堂上教學，對學術責任層面如何表達自己的心情。在我當年批評系主任、一年副校長以及十二年校長任內，絕大部分的課品是與教授對學生的態度與舉止有關，對打分數及不及格上普遍，對學系是與倒沒什麼大問題。一位教授在品格上的上部慢學分數（不以在學化學是興但經常存在）就是令人生氣的那種態度是說宣告：一位實在跳板教授在學習上所遭遇的困難。舉一個例子作為說明：我實在跳板趣缺缺來教你們，因為你們修這門化學概論只是當的言辭，不但破壞了學術氣氛，同時也傷害了學生們。

沒有人應該這樣認為：一位教授應負起並培養每個學生的自尊心；其實，對學生強烈，甚至嚴厲的批評，也許是應該的。但對學生們的上課學習以及他們的心情感受應持有一份敬業精神，且有個清楚目標；就是要努力促成教學上的改進。

教學是重要的

要談到有關大學部教學，最基本的事情，就是其重要性現在忽然被大家廣泛的注意起來，同時也可能不是巧合，大

家認為最佳的教學已經成為相當有刺激性及試驗性。在各大學角落，新的教學方法一直被嘗試著，而師生之間的關係也被現代科技正在革命化。有創意寫作的教授把學生的作品搬上電腦修改，而學生們可在自己的宿舍內看到老師的批改。對課程內容問題可用電子郵件傳送，而同時間在電腦上看到答案。電腦網路 CYBER SPACE無法代替師生之間的直接觸，但也提供了另一種形式的交往，不然就無法有如此隨時溝通的可能性。

大部分嶄新的教學方法，都是由年輕的教授們所實現出來，那是受人歡迎及令人振奮的發展。但我們也不得不擔心他們的前途，因為他們還成為終生職教授之前，就如此願意付出。我們也還不能保證他們的努力教學，會像研究工作一樣受到系和系主任的重視。但時代正在改變，也許那一天不會太遙遠。那就是上課教學由同輩教授們定期觀摩及討論改進，當資深學者來輔導年輕教授們改進教學之同時也能舉行學術研究成果討論會。還有，系主任面告這些渴望升終身職之年輕教授們時會鄭重地說：教學是重要的，尤其涵蓋鼓舞、啟發及有感化力之教學。

註：1.本文摘自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IDENT EMERITUS MR. DONALD KENNEDY 唐納·甘乃迪先生原著 ACADEMIC DUTY一書，1997年經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並刊登在史丹佛雜誌 1998年二月刊。

2.本中文翻譯經本人之校長唐納甘乃迪先生同意及授權。

(編按：本文由前校長林雲山提供本報轉載。)